

僑吳集卷之十

遂昌鄭元祐明德著

記

藏書樓記

與天地相久遠者聖人之道也然道非書則不傳故六
經所以統天地之心若夫史子百家之言其載道雖不
能無淺深措詞不能無工拙下逮芻蕘裨官亦未有背
道而可以傳世行後得齒列於藏書之家者故藏書之
家自經出坑焚漢武表章以後今幾二千年儒先班輩
出其翼經以明道析理以傳經其於三才萬物之理治
忽幾微之驗名物度數之詳興壞理亂之故其為書充



棟汗牛藏之中祕者固所不敢論若昔張氏晁氏葉氏陳氏其所藏書既竭其資力以營購又竭其心思以表題然今書雖散亡而猶可以見其嗜古而力學視築臺榭貯歌舞變滅於須臾之頃者相去豈不萬之哉雖然藏書者豈徒鬪卷帙之富競籤軸之美哉蓋將講讀討究以致其博及其至也則必斂之於約以驗其所自得者烏不若是則是夸多鬪靡也則是求知干祿也曾何足以致博極之功研諸家之說也維揚陳君季模家馬馱沙之上沙當揚子江之心而百川之水悉匯焉既久於是至其子天鳳字舜儀生有異稟由髫髻以至於冠

惟理義是說惟圖籍是耽君愛其子之嗜學也於是以其家舊藏書合新購而得之者凡五萬餘卷築樓於居之東而藏書於樓之上樓之前鑿池以瀦水其後萬竹森立都水庸田使白野泰公為篆三大字以揭之乞予為之記曩杜徵君原父每道陳君之賢今徵君已逝海內猶所稱尚則君之賢詎不信夫故為記於樓壁俾讀之者當知陳氏藏書之意不為科名發也不為利祿設也蓋以為反身窮理非誠有志於聖賢之學者不足與語陳氏藏書之意也異時舜儀盡讀其父書據博約之要探天人之際外功利之說悉其精不忽乎其猶明乎

遠不畧乎其近聲望學業充然被大江之北南是則陳氏藏書之驗也若夫登樓而四顧山川風物予雖老矣若能款於樓之央猶能一為賦之

德聚堂記

海虞陳子善名其燕寢曰德聚堂索予記之嘗觀諸易萃固聚矣若渙則渙而非聚也然聖人皆曰王假廟夫能聚合渙散之人心孰有嚴於宗廟孝享者故曰社稷宗廟之間未施敬於民而民敬之况於王者翼二禋祀之時乎昔晉大夫見莢缺耨其妻盥而敬也即曰敬德之聚也是知春秋雖尚戰爭而士夫之見道固已如此

後更程謝諸儒乃指敬為聖學之始終然其實不外乎德之聚而已聞子善兄弟四人友爱篤至家居更二百餘年繚垣之喬木傳家之腴田歲長而日植者數紆而蒼蔚人知其根深抵固食其德於無窮矣予入吳未廿年其變故相尋者日接於目也而陳氏兄弟厚有其家之久非孝弟之心詩書之澤凝聚而不散安能爾乎夫吳之人使盡如其兄弟亦何至於變故相尋耶為之記豈但美夫陳氏兄弟併以告夫吳之人

宜遠樓記

昔吳越錢武肅王承五季昏亂據有浙東西更三世四

王挈其國歸宋迄今四百餘年宋社已墟而錢氏子孫尚有能讀書以保其門閥而不墜者若毘陵錢子常是已子常居太湖之滬於是面湖建樓曰宜遠良以湖之大三萬六千頃其島嶼起伏於渺茫之間者七十有二其最勝則洞庭莫釐與馬跡也其西則軍帳其北為九龍諸峯莫不呈奇獻秀萃於几席凭闌縱目歷：蒼翠可指而數迴波驚瀾煙帆風舶變現出沒孰為端倪葦沙蒲汀水鳥飛舞疑有仙真往來顧盼於泥奔之頃豈但漁人楫師之謳吟哉夫吳以水為國敞明夷曠固可眺覽子常之樓近者皆可悉而無遺其尤遠者目睫有

盡而物景無窮將不在乎數百里之間而必極於無際也凡物自大視細者不見自近視遠者不明有明目者可以及遠矣其能了千里於決皆乎然則惡乎而可宜乎遠其宜乎遠者舉無碍於目睫可也雖然此局於形體言之也人之靈盖有不依形而立不附體而存者是豈可以遠近限哉子常先得吳興趙文敏公遺書二大字揭於楯而乞予記之夫物宜遠者豈但物景而已太上立德其次立功立言今圖史所載錄者遠者千年近猶千餘年誦而傳之無不宜舉而行之亦無不宜是宜遠之義也豈區：目睫之謂乎

芝秀軒記

凡鐘秀而盈乎兩間者人與物也然舉莫若乎人：宜無羨乎物而猶有取而羨乎物者非以其常而以其異也今夫草木為物至夥然未有不根而萌不土而植者獨芝之為物不類其生非由根其植非由種抑亦可謂甚異也已然見收於神農之書得取於楚人之騷至形之登歌清廟書之紀年國策告於神明頌之天下其盛至於宋大中祥符之間芝之為瑞至不可勝紀若有仙者以之為服食為樓觀自非秀異超出乎尋常草木則亦惡能若是哉吳人馬君瑞家婁江之上有取乎晉人

煌：靈芝一年三秀之章也名其燕寢之西曰芝秀謁予記之予觀馬君年垂八帙而神宇澄朗視聽明徹諸子及孫皆讀書慕義其森然庭砌間者皆芝蘭玉樹也是皆君一身善慶之積蒸為嘉祥疏為瑞應顧芝之秀不土而植不種而獲者所能髣髴哉故善觀物者其嘉祥之應在焉君之家正不以物之異而特在乎人之常耳君登期頤上壽行且見其子若孫其秀不於芝於其人其瑞不於家於其國由此言之芝誠足以致瑞又豈止於一年三秀哉雖布濩乎君之家不異凡草木可也為之記庸何辭

松石軒記

昔夏后氏分畫九州而青州有鈇松恠石之貢當是時風氣初開人未必有耳目玩好也儒先不能無疑於此以愚觀之玩好於時未必能然韶樂以球為主故后夔言樂獨於石則曰於擊石拊石然後百獸率舞鳳凰來儀蓋石音難和故磬必泗濱之浮今以靈壁所產之觀石用以為磬然非秀絕者不能有聲音之純故商頌曰既和且平依我磬聲然則恠石之貢蓋必異於尋常也已降自唐宋始以石為玩好然後石之品益繁宋宣和間於物無不品定故以太湖石品最高唐李贇皇牛竒

章二人相業雖不同其於愛石則一也中吳在宋為畿甸至今荒圃廢宅石一燬於劫灰者在：有之若夫松之為貢棟梁榱桷禪房狙杙無不可者至乃蟠紐詰屈懸根獻秀始以松為園池亭沼之觀玩今叅知政事澄江朱公以雄偉之姿遇風雲之會養母夫人以孝待鄉曲間以誠故能出揔戎機震耀乎諸軍之上入贊太尉府政雍容乎百僚之端公私第在吳城之正中深沉宏固於其容次有松有石左轄番陽周公扁之曰松石軒仍作大篆以表章之夫大叅公擬之於松則清廟棟梁也擬之於石則韶樂天球也賓至而燕集於茲語笑於

茲攬松之堅貞攬石之秀潤其所以為國幹播民和者
夫豈尋常松石之謂哉

春暉堂記

六經所以統天地之心者豈有他哉不過明君臣之義
父子之親而已若夫詩本人之性情達夫倫理所以發
明父母之於子之於其親慈愛孝友由乎心術之微
顯乎事為之著其本末先後終始小大蓋莫不備焉其
曰欲報之德昊天罔極可謂至矣至乎唐之詩人其於
三百篇雖未必一本乎性情之正然有關於世教則其
義一也故孟貞曜之詩曰難將寸草心報答三春暉其

曲盡人情發明人子之於父母恩猶天地深婉微密亦
何異乎欲報之德昊天罔極者乎去之數百年諷詠歎
息要與蓼莪陟岵相表裏是則詩之為教有關於人心
俗化如此高昌觀君德亨簪纓世胄筮仕於朝自其先
祖翰林學士其先尊容省使皆以純孝著聞於時逮德
亨甫八歲而其尊人不祿母夫人撫腹鞠育以迄於成
立用客省君之澤教授海道萬戶府提控案牘兼照磨
承發架閣諸職於是奉其母就養於吳德亨念親之老
也滄瀨甘醴必嘗而後敢進定省涼燠必備而後即安
凡所以欲得吾親之懽心者無所不用其極而歆然自

以為未至也乃名其燕寢曰春暉堂夫以春陽光暉汎
灑乎群物者豈一草木哉然以寸草之微得承乎陽艷
郁：青：有天地之仁焉有生物之道焉凡工於詩者
非不欲咏歌其至也然卒莫之能而貞曜君能之此觀
君所以取之也亦可謂知為子之道焉知奉親之孝焉
為之記非溢美夫德享也蓋人心俗化有繫焉者爾

東生堂記

吳山之萃起於震澤者槩七十二峯：巒綿亘其又突
起而竄峻者惟馬跡山：周百二十里附山而居者鍾
秀於山毓媚於川蓋多良士秀民若錢山人子標則尤

卓異者也子標問學又與山水爭深長每登山徘徊顧
瞻念身世起戒之遽而親友會合之難乃作東生堂於
屋之左每朝之日夕之月出於太湖之底而升於馬跡
山之顛也委容光而經山人之室者東生堂蓋得其全
且山人觀於朝日而夕月也以為天行至健三辰麗天
而委照下土惟日與月雖行天有遲速之殊至昕暮而
皆生於東也星辰不在焉故驗夫所生四時有常道朔
望有常軌分至有常度一或虧其常則東生之義乖矣
於是山人起處是堂觀於昕夕悟進學之不可以無恒
治家之不可以無要人徒見山人有時屏迹於山林之

幽有時自混於城市之隘或衣鮮策駿或鶉裘鷓冠由其外而觀可謂無恒守矣然不知山人之所以檢身者內而心術之精微外而言行之章著舉皆不可以無恒而駁然進於道矣東生之堂有助於山人者若是夫豈直為歡宴娛賓之室哉堂面夫椒山故君自號夫椒山人按郡乘夫椒馬跡為山皆在其區所謂馬跡者由神禹治水道會稽得神書於此然其事異矣若夫椒越嘗敗吳其地事載傳記可考予雖老山人能致於山水之間則其景物之勝尚能為賦之

壽梅軒記

毘陵邵吉卿其母老矣其起處軒之外有舊植古梅一株枝幹所及大實盈庭梢森上千高實覆屋既敷腴而條達復輪因而屈伸望之如獸鳳蹲舞即之而瑛瑤朗映不問可知其為百數十年物也吉卿以其奇古過甚於是名之曰壽梅夫江南之梅不異凡草木所至蓋皆有之惟是多而莫之貴也故或混於荆棘或戕於斧斤或困束於顛厓遂谷之下或自媚於孤烟野水之傍其幸而植之苑圃列之臺榭者率皆繁雜而鮮妍顧其老而奇壽而古者未必若是軒外之所有也則名之曰壽梅斯為稱情也已夫是吉卿之母夙稟貞異自其良人

濫先即屏去膏沐敦尚朴素心慕空宗勤事如來日誦
毘耶經典精進弗惑夫世壽莫堅於金石然金石有形
有壞故莫若神仙長年然神僊長年在佛理究觀亦為
虛妄故莫若西方覺皇有無量壽今却以壽屆耄耄皓
髮脩容其學佛蓋已臻極其至宜其所居花木亦皆發
於清淨願力又何止於壽梅而已哉

心遠堂記

聖人之門人難疑問答不出乎仁之一言若夫心則一
再言而已豈聖賢之學可以外心而他求哉蓋仁實心
之全德語仁則心在其中聖人既沒孟子言仁則兼心

蓋聖人之言非孟子無以明孟子之學非聖人無所據
悠二千載得之者誰靖節處士以晉勲舊世家於聖賢
心學雖未必有所見然其純靜高潔不污其身固一世
之高士矣至其所賦詩則曰心遠地自偏夫以聖賢言
心惟恐其外馳而或遠今靖節云爾者蓋以心量廣遠
言也既不局於事為之末亦不規於形體之累超
然遠覽於事物之表是則靖節心遠之謂也洛陽劉君
大年以才選為漕府知事清慎而有守雅正而能斷其
上世皆為名公卿故大年聲譽落響人耳也今叅謀
漕幕駸方大用自非懋乎聖賢之學則亦何能致身

策名若此哉然有取乎靖節心遠者以示乎志廣遠者非淺近所能識造高明者非凡陋所能知是則心遠之謂焉若夫心學之與非更僕不能竟姑以是為之記云

存雅齋記

詩始盛而雅作詩中衰而雅變詩隕墜而雅亡矣當宗周盛時大小雅與頌聲並洋溢雖其所以用之者不同然而鄉人邦國之間宗廟朝廷之上聞之而人心紓和奏之而神心舒悅人倫順於下天道應於上稽之於天則三辰咸若驗之於人則諸福咸集方是之時雅頌之和禮樂之作刑政之脩明紀綱之畢舉是皆雅未變而

文武成康之治比隆唐虞後世所以不可及也成康既沒王澤未竭雅頌正音尤足以匡維人心扶植政典更幽厲不君既始於衽席肇於閨壺已而蔓延於家國難鍾西戎毒流海宇於是雅變而王澤竭雅變而頌聲寢雅變而人心晦蝕天理或幾乎其熄矣然雅雖變而未盡亡也及乎王室既東中天之既甚慘於時平王自應枕戈待旦命將出師以雪不共戴天之深讎然後人心復明政典復舉顧乃於文侯之詰易哀號慟哭之詞為平常撫恤之語於以見雅亡而春秋不得不作矣雅亡而春秋作天下之變故蓋有不可勝言者矣然人心終

不死也天理猶不熄也則雅之所以存者顧不在於人乎是故國風變而入乎衛與鄭然桑間濮上豈盡淫泆也蓋有君子之風焉由此言之雅之存乎人心者則不以其亡而盡泯也苟君彥清父有志乎春秋之學也前乎春秋者雅亡矣彥清則謂人心不死也其所以存雅者顧豈不在於人乎於是作存雅齋記

止齋記

昔者聖人觀艮之象以為一陽上進已極不復進而止矣其下二陰為靜止而靜有止之義焉於是著重艮之象曰君子以思不出其位故舜之飯糗茹草若將

終身文王羨里而行易仲尼厄於匡而弦歌是其心止於其所泰然不以外物所搖奪是心曷嘗一出乎外也哉然而衆人顛倒紛紜所思不能不出乎其位也故其身處卑下而思則在乎崇高身居淺狹而思則在乎廣大以至身在一隅而思行萬里之遠身輕一羽而思舉九鼎之重是皆不能知所止而所思汗漫放逸為無益也使其無外慕之心而能知所止則服食居處一安其分而無慕乎富貴蓋非薄富貴而弗為也謂為天所賦而分所當安也是其心能止矣豈有外慕之心乎及富貴之來衣而游纓綴兆食而膏粱芻豢居而華堂廣廈

適至不增榮適去不加辱亦安於所止而已矣聖人以
其義精微而道甚大也既於易發之又於所常言曰在
止於至善夫惟父子君臣止於慈孝仁敬皆其位之所
素定何可越位而妄思乎故曰良其止其所也吳士
金君達可名其寢處曰止齋達可奉其親處其弟教其
子姪既有以得親之歡又有以盡諸弟之友愛至於教
子姪而齊家者一切身為之率而弗事空言於是達可
教行於家望孚於人安恬樂裕而無一毫外慕之心亦
可謂能止於其所者矣為疏易良義記之

陋隱記

人之於物不自以為陋也乃能安之故蓬茨之下美齋
糜稗可謂陋矣而賢者樂居而啗之豈賢者所好時異
於眾人乎誠以命懸於天於窮達有不可必也苟窮而
慕夫達則於命有不安則必揜之於義安於命之所值
泰然若將終其身方其未遇也耕不以壅壘為陋漁不
以繩獨為陋商賈不以魚鹽為陋版築不以杆鍤為陋
一安於命之所值而不計乎通塞也是以豐草茂林鹿
豕之所居也士有終其身而行坐嘯歌於是自以為樂
有不知老之將至抑何至是哉蓋亦安其命而已矣命
為天賦之正理能安乎命由能知乎天知乎天故不逐

以外慕設慕乎其外未之有得而其中之所失有不
可勝言者故善安乎命不為外物所動故不自知其陋
焉句曲從老氏之學者顏宗道自號曰陋隱請予記之
夫是之謂豈同聖門顏氏子之姓而學夫陋巷隱居之
樂乎昔顏子以王佐之才得聖人為之依歸豈樂隱適
以自高哉誠以天之生人必聖人者出而君師之然後
厚其生而復其性以孔子天縱之聖而不得其位非不
憫天命而悲人窮顧乃周流以終老顏子見其然故甘
簞瓢陋巷安貧樂道隱約以全天命所賦烏有毫髮勉
強於其間哉故曰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學顏子之所
學吾儒分內事也吾儒推陋隱之說如此未知陋隱為
何如脫以為然當來共講以尋其所樂

懶齋記

百金之劍不善藏則鋒鏑缺兼石之弓不善閔則膠筋
弛天運於上以成歲功然日必養明於夜月必養明於
晦星必養明於晝地之道亦然春生夏長可謂盛矣然
必攀斂之於秋堅凝之於冬天地化育其大者尚如此
若夫千里之足九霄之翮使其追風逐電窮日之力不
已則驥之為德孤矣鵬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海運而徙
於南溟然不以六月之息亦烏能負青天而上者九萬

里哉陸走而天飛者尚矣至於舟之濟川車之載塗高
擣堅挽揚天風遡鯨波一駛數千里苟有不慎欸忽不
可收拾衆工致巧以為輪輻箱轅舉無不備使不擇夷
險惟圖疾馳必覆債之不暇何有舟車之用耶雖然是
遠取諸物以為喻若夫近取諸身人之生稟氣乎陰陽
肖形乎天地心神火也而禮配為肝神木也而仁配為
至肺腎之與脾莫不各有攸配而所謂土之信也水之
智也金之義也皆不由聖智而加愚不肖而損人惟若
是於是慕聖人而力學以求之朝夕孜孜第恐其力之
不至故古之學者所以有自強不息之功是則求諸己
者然也若夫名位利祿貴富顯達是則求在外者求之
外者有命於是曰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既不求可而得
乃安於所值而似乎退懶者況求諸己者雖曰體天行
健也雖曰惟日孜孜也然有藏脩遊息之道焉故曰一
弛一張文武之道也古之君子求諸己猶若是而况於
外至者乎求之外者有退懶止足之意則其求之內有
所以孜孜不舍也海道都漕運萬戶府達魯花赤高昌
章公自其上世來乘朱輪佩蒼珩出入乎鳳閣鸞臺職
任乎方伯連帥以蟬聯乎奎組者素矣至公尤勤於問
學凡聖賢之所垂訓百家之所輪載既委己以講求之

及筮仕於朝敬歷清要執法中臺典司內禁可謂隆矣
朝廷尤以漕府長難乎其選乃佩公以三珠金虎符乘
傳南下公於漕政興利除害知無不為於是當寧遂免
東南顧慮之憂公之臨政惟恐一毫之未至若然者可
謂體天行健矣然而自號則曰懶齋烏愚故竊知公之
意以為名位顯達皆公世所素有既以求之有道得之
有命矣等而上之參鈞衡秉樞軸俾元二游於不知不
識之天亦公之素有也雖欲退懶而不居蓋有不可得
而辭避者是則公懶齋之謂也

瞻雲軒記

金君伯祥家笠澤之上而好施與有客持金華黃侍講
誌其先人之墓謂其上世以粟瞻人之乏病與藥喪與
槨已再世至其先人尤刻苦節縮絲蓄粒聚而保其先
業沒於至順三年葬吳江久詠鄉之韓墅因澤國土善
崩更廿有一年為至正壬辰改厝於吳縣橫山吳巷材
之原山距城半舍許背臨太湖而面若箕踞又名路湖
山伯祥以拜掃歲一再至於是屋於墳傍即其軒曰瞻
雲索予記之予謂伯祥先人之塋域於此雖致愛則存
致愆則著然其親之聲容笑貌有不可得而復見者矣
顧惟山之雲起觸石合膚寸而飛盪胸晴雨晦明悠揚

變化千態萬狀此人得而見之所謂英：白雲無時無者然詩人獨取以起興至達於天步艱難而狄梁公過太行觀白雲歎曰吾親舍其下由此言之雲固無定踪而孝子所以思其親觸物感懷有不知即此而發其怵惕哀慕之心也。想伯祥於拜掃之際感慕其親煮蒿悽愴精而神之所在但見彌漫靉黹之在巖谷於是曰吾親其在是乎何深有以觸吾衷乎故名軒曰瞻雲意甚婉矣。伯祥之隣有沈仲說氏蚤孤養其大母備至既喪不忍期必三年廬墓以孝聞。伯祥將薰陶之其瞻雲以思親彼此同一致。予樂道人之善故以類推之詩曰孝

子不匱永錫爾類此之謂也

聽雪齋記

凡人有所聽未有不由於耳者而莊周氏則曰毋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夫人之為心主宰乎萬類故其職為天君若耳職司聽而為之君者侵厥官周之說無乃不可歟。蓋無聲之哀樂有非視聽所能察甚至明目視而不見聰耳聽而不聞其故何也。無聲之哀樂繫乎人之心也。由此言之周之說未為無理。今夫天日月星辰風雨霜露運行乎四時莫不有恒度。至於雪三時所無有而獨見乎冬。或大或小或急或徐。先臘有之謂之瑞

未春而作人尤不厭建春有雪則謂非時是雪不恒有
然詩人文士往往有聽之者且雪之可聽豈如五聲八
音合人之歌相間而作諧和而成章抑揚而中律可以
得於耳而會於心哉固不然也且雪作時貴富之家錦
屏綉幄清歌妙舞又何暇乎聽之耶惟士而窮愁頽簷
敗壁之下葦屋蓬窓之間地爐灰寒飢凍無聊於是惟
雪之為聽顧非喜於聽之也而雪之騷：蕭：風淒緊
而夜次寥雖欲絕之於耳自有所不可也此無他接之
於心者然也予生六十有四年貧病憂鬱蓋無斯須之
樂也春夏秋人所喜樂者予無與焉建冬則不然天陰
泣寒密雪作時其聽之悉而聞之熟者人蓋莫予若也
是則隱憂之結於心不可以耳而以心聽者豈惟雪哉
蓋凡接之於耳者莫不皆然西夏鄔密公仲貞父故三
公子則其生長貴富豈窮愁賤士所可同日語哉其僑
寓於吳也亦以聽雪名齋蓋仲貞方刮磨貴習委已於
學其聽雪有甚於寒士之凄苦者故記以貽之

芝雲堂記

崑山東濱海在吳屬邑獨以產石知名海內地誌謂山
舊嘗產玉：出河源萬里外而謂玉產是山其信否不
可知也然今產石而不及玉其孚尹秀淑之氣宜有人

為得之邑良士秀民非無有也然為農而樂於田里者
或失之朴為士而攻於文學者或失之鑿工賈末業不
齒焉若夫精於士習而不鑿以求異安於田畝而不朴
且鄙惟於顧仲瑛氏見之顧於吳為著姓自吳丞相雍
以下代有其人仲瑛家界溪二望崑山裁十里許其出
雲雨蒸烟嵐近在目睫間仲瑛家於是蓋累世矣內附
後侗儻非常之人往二自致青雲之上於是仲瑛之大
父象其諸從父皆紆金曳紫貴顯赫二使仲瑛少發其
所蘊出為時用高可為名卿次不失齒諸父顧方讀書
績學臨帖賦詩堂序几案列三代彝鼎唐宋人書畫觴

酒為壽以養其親且築室於溪之上得異石於盛氏之
漪綠園態度起伏視之其輪囷而明媚既似夫天之卿
雲其擘拳而秀潤又似夫仙家之芝草迺合而名曰芝
雲遂以其石樹於止寢前而名曰芝雲堂夫卿雲芝草
世以之為瑞矣然雲氣之散聚芝草之榮悴豈能久而
不變哉惟士君子積其所學尊其所聞孝行著乎閨壺
德業章乎里閭推是美也譬之珠與玉烏玉之蘊石珠
之藏淵其光氣自有不可掩者吾知仲瑛蜚聲騰實夫
豈久淹於吳下者其為名卿而繼諸父有日矣幸先以
予言鑿諸芝雲石上異時與彝鼎旂常併為不朽矣夫

豈卿雲芝草之謂乎至正己丑秋八月望遂昌山樵某
記

讀書舍記

君子所以貴夫讀書者豈徒誇多鬪靡而已哉豈徒博
聞洽論而已哉豈徒科名利祿而已哉蓋三才萬物之
理興壞治亂之效名物度數之詳動靜消息之故是皆
非書莫能載故善讀書者其於理無不窮於效無不覩
於詳無不考於故無不知夫若然者抑亦可謂繁且多
矣然不返求諸身而會於約則豈善學聖人者哉故君
子學欲其博守欲其要讀書者舍是吾恐其如大軍之
遊騎出太遠而無所歸然竊論之唐虞夏商之時可謂
至隆極盛也已士生其間豈非一二本於書也至周而
文大備及其衰也聖人出焉六藝百家莫不折衷於聖
人而後定由是之後觀於詩而性情得其正於書而政
紀得其宜於禮而敬於樂而和於易則有以驗陰陽於
春秋則有以定名分是則聖人之功與天地高深迄於
今而不墜者由書始傳也書之功若是善讀者即所以
善學聖人也更秦書幾民盡而無餘漢更武帝表章六
經及其衰而數者讀書之效至以清言而高議扶持人
極與漢相始終然人自為書家自為說逮乎隋唐以迄

於采明之為日月幽之為鬼神象犀珠玉之富車旗廟
朝之貴河海山嶽之深厚風雲雷電之變化可謂衆且
多矣然未有不本乎經根乎理以擅專門名家者也書
至此而不勝其繁讀之者累日窮年而莫之能竟自非
善讀以致其博善守以歸其要則將何以哉吳人顧仲
瑛氏家於崑山界涇之上凡所居室藏脩游覽莫不皆
有題扁之名至於其所藏書而緇閱之所則曰讀書舍
其所志以揭於兩楹者則曰學時二習德日二新予喜
其有志於讀書也然其本末兼該內外交養則必本於
反身窮理庶有以驗夫三才萬物無一不備乎吾心以

吾心之所固有推而達之家國天下所謂成己之仁成
物之智非善讀書者不能也雖余老矣且將扁舟過仲
瑛以扣其所造詣仲瑛必有以語我

至正庚寅秋七月

昭肆齋記

昔聖人學韶樂於齋至於三月不知肉味今韶載於書
體製具在使止於若是則聖人何為而嘆美何為而肆
學蓋必有超乎聲容綴兆之表能使齊之人雖三尺童
子亦視端而趨疾不若是何以至於鳳儀獸舞祖考來
格也故詩三百篇用之於宗廟朝廷其詞具在若其律
呂音節清濁高下疾徐長短繫乎聲音者非授之於樂

師工瞽唇齒喉舌不能然也至於九夏之歌在周禮則
鍾師掌之說者謂樂之大歌有九所謂九夏者王夏也
肆夏也昭夏也納夏也時夏也章夏也族夏也祫夏也
騶夏也是九歌者舉有章程而不可以毫髮僭差也是
以穆叔如晉：侯享之金奏肆夏之三不拜工歌文王
之三又不拜歌鹿鳴之三：拜曰三夏天子所以享元
侯也使臣不得與聞自周轍既東入於春秋樂師工瞽
奔投河海然而君臣燕享之際猶不敢僭踰其嚴如此
然則宗廟朝廷之間禮頌樂節何可以不學也哉松江
夏頤貞好古而嗜學以為昭夏也肆夏也牲尸出入之
所歌也牲尸出入在宗廟之中以有事為榮則可以逮
及賤者於是扁其齋居曰昭肆示有志學聖人於千載
之上考遺經於千載之下非徒闕美夸多以眩博雕章
刻句以求工若世俗然也况感人心之切者莫如聲故
樂奏之宗廟君臣同聽之則莫不和敬奏之鄉里長幼
同聽之則莫不和順奏之閨門父子兄弟同聽之則莫
不和親故樂者審一以定和比物以飾節今頤貞得姓
由神禹有天下以來年代悠邈驗之於昔九功惟叙九
叙惟歌並之鍾師九夏之奏前聖後聖其揆一也夫若
是則又在乎頤貞博洽貫通此昭肆名齋之意頤貞其

懋勉以學之

停雲軒記

松江夏願貞名其軒曰停雲士生承平時咏詩磨虞誦法周孔粗可以給伏臘及親甘脆之味溫清之室孝養之奉無缺歲時共徵絲奉分之暇則課耕種理釣牧歡忻紓愉尊酒談笑於一軒之間其才俊穎拔出以行其志亦得見於行事及謝事歸休有鄉故之樂無遺乏之嘆凡若此者停雲為軒槩不自知其為厚福也肉久而腐木久而蝨兵戈起於不測戰奪捷於俄頃常時少年變為鎚埋劫灰眯目軍聲塞耳大親不相保奔逃竄匿

此皆平時所未聞見而停雲為軒一鼃百罹何以堪處及喘息粗定覘知里閭鞠為瓦礫欲求向時承平物景無一存者民生若此尚何言哉昔晉靖節處士當晉之衰東南兵後不異於今宋武出定既亂而處士義與留候分當致死徒以康樂形之空遄嬰大禍於是處士念八表同昏徒自痛憤優悠俯仰歸休田園擷蔬引觴托於停雲以起興致是其命篇賦詩之意也願貞自其上世已稱善人曾大父謙齋嘗為杭州司獄多所平反未五十懸車杜門人稱長者大父愛閒尤好學急義尊父士賢甫能世濟其美朝廷旌以義門用勵薄俗丙辰兵

變顯貞以道義名聞而室廬亦盡燬幸而家人獲僅完以城北之泗涇有舊田廬也徙家居之雖兵後牢落而奉親延師朋舊過從靡間一日至其讀書績學則收功倍於昔時於以見亂離瘼矣爰其適居而君子不改其恒有若此宜其思親懷友感念疇昔重有慕於處士也故仍扁其軒曰停雲夫雲變態無窮於易雲上於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親戚朋舊身更離亂得與款洽引觴紆憂則夫停雲是昔處士之心而顯貞善慕之謂也至正戊戌冬記

白雲海記

至正丁酉海寇劫崑山界溪顧君仲瑛奉母陶夫人避地於商溪：在吳興之東南僻絕處人以君平昔尊賢重士雖危險殆艱裹糧挈舟以相從者相望不絕有寺曰慈隱僧聞君名延款禮遇備至故夫人甘脆之味溫清之奉一如家庭居無何病氣決而歿君痛母客死旅次號慟頓絕事平即奉函骨歸祔墓於綽墩之先隴仍即舊居堂後結樓而名之白雲海時登焉躑躅四顧以為吾母果安在乎夫精爽其在此乎否乎終天之痛何時而已乎某與君交久相厚俾為之記昔唐狄梁公使過太行見白雲孤飛念親舍其下徘徊興歎然狄公於

時母未止豈若君之母不存君之痛莫贖且其家封殖
百年之久園池居室書冊琴尊悉委棄於出奔母子纍
二寄命草野徒以德厚在人粗畢襄事近商溪人來能
言君之喪其母也弟者相屬哭者相踵執紼追送幾千
人意士於此可以驗平昔之為人今既歸塋登樓以思
凝望延佇原隰演迤湖江渺然瞻彼白雲或卷或舒或
明或滅雲之意態莫盡而君之哀痛何已且惟新朝聞
君才名將授以秩君蘄然衰經固辭弗獲乃祝髮家居
日誦毘耶經以游心於清淨覺海深惟海之大無際雲
之變無窮君之所以思親也觀其英二盤礴極海際天
莫匪孝思之情至其著存不忘儼然必有見乎其位肅
然必有聞乎其容聲然則夫人魂氣精爽乘雲下上要
與君接乎雲氣縹緲之間者與雲海相無窮也是為記

瑞竹記

艸木之於人非有情聲氣脉相感召然其應自有適相
符者故孝經援神契曰元氣混沌孝在其中其言庶人
孝則浮琬舒恠草秀水出神魚緯書非經固不可深信
然吳人金氏兄弟其家居也析而復合庭舊栽叢竹忽
一根而兩竿視他竹尤青潤而秀拔人皆以為孝友所
致故名之曰瑞竹焉金自得姓始於祭天金人其盛至

與西京相終始後雖顯者無聞然亦代不乏祀今伯祥
仁孺之為兄弟也其六世祖蓋已讀書績學居長洲蘓
臺鄉之貞豐里後遷居郡城籍名學校逮伯祥之先君
子樂善君鄉里稱善人必曰君人蓋意其必有後也樂
善創別業於吳江之笠澤與貞豐相去無一牛鳴地意
在於追遠淑後不相遠而相近也樂善君生四子雖各
異母而伯祥仁孺友于天至念其兩兄雖早世且折處
異居亦久而祥孺日益好學至於大衾長枕之樂讓財
代死之義未嘗不感慨而興慕也於是祥孺相謂曰我
四兄弟今惟二人吾二人不幸墜先人基構而忍分門

割戶異日何以見先人於地下於是兩家復合為一媿
戚鄰舊無不舉酒相賀雖無情若艸木故叢竹有一根
兩榦之祥蓋非有所待而然也是其昆季暫離而復合
暫異而復同其根抵綿衍秀穎之兆造物者固已示其
端於此矣人遂以瑞竹名之蓋非夸詡也吳人士為賦
詩者且成卷而乞記於予昔寇萊公貶非其罪而身後
有瑞竹之祥虞雍公父更生佛祠下亦瑞竹挺秀彼皆
宰相所格於天者大有不敢援者故予為之記僅有取
乎緯書之言而表章之耳

至正壬寅秋七月望書

王氏彞齋記

君子所以貴乎故家遺俗者豈特其名稱也哉其文獻有可稽其支胤有可采其傳其授有可法可考夫若然者要皆一日之積哉宋渡南諸帥臣以功名顯者固不一若王襄愍抗節以死於苗劉之難賜塋義興山中其五世孫覺軒先生宋亡後以文儒起家官至蘭溪州判官當盛年即委政歸蘭溪君之子：敬與其昆季仲德子明皆克力學以世其家文獻之傳有可稽可法重以三昆季博洽以考索嗜古而識精於是其家書傳子史百家之言三代兩漢尊彝壘鼎之器六朝以下圖史繪畫之屬象犀玉石製作之粹在他人代有一二物猶可哆然自足若蘭溪君之家殆所謂如行山陰道中千巖萬壑使人應接不暇向三十年前其里人岳漢陽與君中表親戚予嘗從漢陽登君仁後堂所見歷：固已若此今更一世其所增益蓋必倍蓰於昔時方泰定間子敬當無恙歲朝禱籤於大神之祠籤語有謂當獲古鼎是年果得商父丁彝於雒陽夾谷之家夾谷初不識為彝弟謂灞陵橋下出於漁者之網罟彝大容一斗重十斤其鬱發而為文章雖五采爛錦不足以喻其菁華其模鑄之藻思雖妙畫重複不足以喻其巧神子敬既得之則大喜以為大神籤語靈貺若此至合海內博識之

士觀之不獨推彝為三代銅器第一且盡讓子敬之賞識為不可企及云未幾子敬捐館至正壬辰距父沒餘二十年矣是歲傳聞寇將犯浙西敬父之子令顯字光大乃謀於二父載貨以隨必為貨所累固莫若窖藏之而盡室以避去光大尤念彝其先君子所賞鑑乃沉彝於園池之深屏處夜聞池中有物怒吼殊訝之於是出彝於水寄之化處比賊退視所窖藏與其萬金之貨于柱之室皆燔燬掘鑿無一存者而彝也乃獨歸然獲存夫光大之先君子禱籤於神謂獲古鼎而是年果得彝固已神矣晏然太平之世豈料變起不測哉急迫之際沉彝水中而乃怒吼以規免於盜賊之手由此言之彝之神不可泯沒無傳也已按經傳商諸帝有沃丁中丁祖丁武丁庚丁太丁若父丁則未之聞也或疑武聲相近而尊稱之今獲是彝尚足以裨經傳之缺故歐陽公金石錄每謂古器物銘款多可以證定譌缺是於世教豈小補哉光大念其家故物無一存者獨彝為先君子所寶愛於是遂以彝名齋夫王氏世澤之淳彝能神之為之兆是相與永久無窮也必矣作彝齋記

貞節堂後記

都功德使司都事無錫華君之室人陳氏年二十八喪

都事君：歿更三十六寒暑而夫人亦已老矣。至於是而都事君之貲產薄者厚遺孤幼且壯孫且授室則夫人之老可知。里父老以夫人之貞節是則可以暴著於天下矣。乃悉其其貞節之實言於有司。有司轉以聞於朝。省朝省下其事於無錫州。為表其門曰貞節云。都事君少年有大志。一旦捐妻子北上。以才名見知諸公。間當國家崇尚佛乘。徼福受釐之時。都功德司所由建職。當奉事上前。容適清光。其貴顯無難者。顧乃抱病南歸。無幾何而不祿。方歿時。其孤幼武裁六歲。夫人之為女為婦。皆大家能痛自刮磨。富嬌華既大。族中表內外無慮數百人。夫人哀死事生。雖纖悉必中矩度。教其子使之循。雅飭委已於學。夫人每帥婢媵蠶績。紉紡時節。晝夜有恒式。不少置。幼武既長。則時勸其母且少休。夫人曰：民勞則善心生。孀孫母吾師也。幼武齒日長。學日進。思所以奉其母者。無不至。於是扁其堂曰貞節。嘉議大夫禮部尚書致仕千公為作貞節堂記。其於夫人潔白之懿。行堅凝之苦。節稱頌贊述。蓋已無乎不備。然而幼武猶屬後記。於遂昌鄭某。今夫御車以行。陸操舟以涉川。其始也有兢慎之心。無銜楫之患。何往而非安。坦之途。及乎中道。操者肆馭者倦。而始有不虞矣。故曰

行百里者半九十今夫人之粹德懿行雖稟於天者使然要自都事君之沒三四十一年之間終始一揆其於貞節固將照映今古幼武之於斯堂也每於歲時率其親友奉觴再拜為夫人壽其驩欣悅懌之意上有以裨民風下有以範薄俗夫豈易於言者所能既哉昔李文公傳高愍女楊烈婦屬辭不愧史遷今公之記斯堂也何以異乎若夫後記之作則歐公之門有徐無黨在焉幼武字彥清至正九年春二月記

玉山草堂記

昔王摩詰置莊輞川有藍田玉山之勝其竹里館皆編茅覆瓦相參以為室於是杜少陵為之賦詩有曰玉山草堂云者景既偏勝詩尤絕倫後六百餘年吳人顧仲瑛氏家界溪瀕崑山仲瑛工於為詩而心竊慕二子也亦於其堂廡之西茅茨雜瓦為屋若干楹用少陵詩語扁曰玉山草堂其幽閑佳勝繚簷四周盡植梅與竹珍奇之山石瓌異之花卉亦旁羅而列堂之上壺槩以為娛觴詠以為樂蓋無虛日焉客有過其家喜即草堂以休偃者仲瑛乞為之記客乃為之言曰夫物貴乎有初其來尚矣在邃古時所謂標志而野鹿久之而始知以韋前及夫上衣下裳之日亦何取乎方尺之韋以蔽

乎膝之上也然不若是不足以謂之法服示不忘其初者其意可見竊意上棟下宇之始也其草若以為室當必在乎陶瓦之先今而覆瓦利百倍於茅也其索綯以乘屋者貧者不得已也若仲瑛覆瓦而室者巨數百楹櫛比而鱗次若波水然：猶構此草堂者豈但追慕少陵摩詰乎蓋亦古人不志其初之謂也仲瑛嗜詩如飢渴每冥心古初哦詩草堂之下既以成篇什又綵繪以為之圖今復命客為之記焉其於草堂拳：若此勢且與浣花溪輞川莊同擅名於久遠豈特不忘其初之謂哉客者遂昌山樵鄭元祐其為之記則至正九年秋九

月一日云

清江一曲記

嗟乎士生於世考求聖賢之成法將以推之以及乎民所謂幼學而壯行也豈必於隱乎不幸不得進其身又不可外慕以倖求也乃至隱身耕鑿混跡漁釣一切鞅掌喧飀舉不能汨吾心志惟適吾身以養吾學此清江一曲所由名也吳之郡其西則有山陀陂綿亘百餘里不絕其東水滙為湖流為江而瀕之海莫非魚龍之宮蛟鼉之窟水禽上下葭菼青郁信乎玉孫維之言也然自江南歸職方經制寬廓齊民兼并蕩不知有禮禁一

且事變如浮雲空華其於兼并也何有去吳城東一舍許有謂陳湖者而姚江則出其西其地江湖滋溉土脈衍沃吳人立君進息世耕稼於其上而進息恂二孝弟聞於鄉里灌田築室伏臘之計表葛之奉雖粗足以仰事俯育而其心則克然以為有餘而無慕乎其外者也有人有自其鄉來者言其江與湖延綿相聯混若為一至其涵端倪浴日月動而為風濤吐吞烟浪激搏靜而為天水鏡瑩一波不興賈舶漁舟唱歌響答携魚鰕市看酒有弗知誰賓誰主此則陳湖之大致也而進德之居是躬耕食力與其農坵釣叟尔汝以言箕踞而坐杜少陵所謂桃源人家易制度橘洲田土仍膏腴蓋謂是歟然進息讀書績學素欲見推乎民以行之然非其時又不肯苟且以倖進顧甘栖遲伴真於烟水之鄉故取少陵詩句以名其所處其所養所適何如哉予雖弗獲立君識而沈仲說氏吾友也則與進德居相近亟稱進德之賢不輟口斯時也仲說與進德屏遊江湖之間濯纓洗耳煮芹烹蓴與海鷗渚鴈農父釣叟對酌酣歌相忘物我放浪形骸之外寵辱何足以動之有不自知其為無懷氏之民也昔管寧王烈邴原浮海東逝而其處已處人皆可師法然今二君子之所處要必有所本矣何

時歎予清江之一曲呼長風酌明月廣抱村流之詩容
與咲譚以連旦夕豈不同償一快耶進德以為然爰鼓
沙棠以往書之記為左券

溪山勝槩樓記

延陵溪山散在四封獨惠山秀出於梁谿：當南北衝
要發源於山而山之泉自唐迄今擅天下名品在第二
山復突起於平壤數百里之間老佛之宮與士民室廬
蜂房蟻垤以附麗其深秀者槩無一弓空地棄柳亦可
謂盛矣乎然得其邃深者或迫塞而不舒得宏敞者或
空曠而不茂客獨華君別墅在魚錫西門惠山橫陳悉
露其深秀凡山之霏烟洩雲雨紆晴復朝暉夜光吐瀟
閃映以至於山之竹樹水石春腴夏陰挈斂而勁實者
不出於其別墅凡席之上則在於簷廡之間夫梁溪演
迤而東也至茲而始浩渺溢目鳧鷖儵魚翔泳出没菰
蒲荷芰被接洲渚望之而彌長挹之而彌深槩無遺觀
也已高桅疾颿吳歛越謳溪翁拖師網罟繩擲舟炊而
野飲聚語而散處掠輕檻而過望樽俎而笑逮與之相
忘形骸而莫適為之主賓矣人謂君別墅据山水要會
而摠攬兼得之至順四年春予之維揚載舊藏溪山勝
槩四字扁將捐之溪菴野寺耳君見大喜曰是造物者

名吾亭也於是取而揭之水軒更七年為至元仍紀元
之五年予復道梁溪則於水軒之南建樓而扁揭其上
樓既高迴景益秀出登樓而觀山若增而益高水若浚
而益深凡所謂勝槩者較之水軒不啻數倍也已夫延
陵非無佳山水也顧已散在窮僻獨惠山不遠州郡而
君之別墅適得其勝槩然更唐宋以迄於今果何如也
華君能以德培其家教其子孫交友天下之賢者相與
詠歌而登覽之則斯樓也豈徒一時之勝槩也哉君名
瑛字子英云予遂昌鄭元祐為之記

僑吳集卷之十